

王叔岷著作集

中華書局

劉子集證

王叔岷 著



王叔岷著作集

劉子集證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子集證/王叔岷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7.8

(王叔岷著作集)

ISBN 978 - 7 - 101 - 05721 - 8

I . 劉… II . 王… III . 中國 - 北齊(550 ~ 577) - 雜著
IV . C964.2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83881 號

本書原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現由該所授權中華書局
印行大陸版。

圖字:01 - 2007 - 1825 號

責任編輯:焦雅君

王叔岷著作集

劉子集證

王叔岷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1/16 · 21½ 印張 · 30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3000 冊 定價:49.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5721 - 8

王叔岷著作集出版說明

王叔岷先生，號慕廬，一九一四年生，四川簡陽人。幼習詩書，及長，喜讀莊子、史記、陶淵明集，兼習古琴。一九三五年，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一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湯用彤先生。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四九年後，出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一九六三年後，先後任教於新加坡大學、臺灣大學、馬來西亞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等校。一九八四年，自中研院史語所及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仍擔任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及中國文哲所籌備處諮詢委員。

王叔岷先生治學，由斟讎入義理，兼好詞章，尤精研先秦諸子，遍校先秦漢晉群籍，撰有專書近三十種，論文二百餘篇，是海內外廣受推崇的斟讎名家。限於各種條件，王叔岷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已難於覓得。爲滿足學術界研究之急需，承蒙王叔岷先生及其女公子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王國瓊教授慨允，並得到中研院史語所、中國文哲所及華正書局、藝文印書館、大安出版社、世界書局等機構的大力支持，將王叔岷先生此前出版的重要學術成果授權中華書局以著作集的形式整體推出。在此，謹向王

叔岷先生、王國瓊教授及上述各機構，表示誠摯的謝意。

王叔岷著作集所選擇使用的版本，根據初版日期，依次如左：

諸子斟證，世界書局，一九六四年四月初版。

斟讎學（補訂本），史語所專刊之三十七，一九五九年八月初版，一九九五年六月修訂一版。

劉子集證，史語所專刊之四十四，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再版。

陶淵明詩箋證稿，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一月初版。

世說新語補正，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文心雕龍綴補，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顏氏家訓斟注，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莊學管窺，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八年三月初版。

慕廬演講稿，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版。

史記斟證（全十冊），史語所專刊之七十八，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

校讎學別錄，華正書局，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版。

莊子校詮（全三冊），史語所專刊之八十八，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一九九四年二月再版。

慕廬雜著，華正書局，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

古籍虛字廣義，華正書局，一九九〇年四月初版。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二，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鍾嶸詩品箋證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一，一九九四年三月初版。

列仙傳校箋，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七，一九九五年四月初版。

左傳考校，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版。

慕廬雜稿，大安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二月初版。

共計十九種三十冊。自一九六四年諸子斟證出版，至二〇〇一年慕廬雜稿問世，時隔近四十年，各書體例不一，標點各異，本次結集，除王叔岷先生親筆校改之處，明顯因排版導致的衍、誤、錯字及紀年、標綫不清之處，予以必要的改正外，其餘基本保持原貌。

爲便於讀者使用，在徵得王叔岷先生同意後，將慕廬雜著、慕廬演講稿、慕廬雜稿、世說新語補正、文心雕龍綴補、顏氏家訓斟注彙編成慕廬論學集，油印本呂氏春秋校補亦予以收錄，彙編後的慕廬論學集擬分二冊。

另外，原莊子校註的附錄部分、諸子斟證附錄淮南子與莊子、先秦道法思想講稿附錄黃老考，歸入莊學管窺；劉子集證原版以雙行夾注排版，爲便於閱讀，改爲單行，標點按通行規範重新標加，不加專名綫。華正書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曾出版王叔岷先生的回憶錄慕廬憶往，此次不

收入著作集中，將單行出版。原慕廬雜稿所收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恭述所憶、整理先君耀卿公遺稿記及其附錄王國瓔教授所撰淡泊名利之外，謹守規矩之中——我的父親王叔岷等三篇文章亦歸入慕廬憶往。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七年三月

王叔岷著作集書目

諸子斟證

莊子校詮(全二冊)

莊學管窺

左傳考校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

史記斟證(全五冊)

列仙傳校箋

陶淵明詩箋證稿

鍾嶸詩品箋證稿

劉子集證

斟讎學(補訂本)

校讎學別錄

王叔岷著作集書目

王叔岷著作集書目

古籍虛字廣義

慕廬論學集(一)

慕廬演講稿

慕廬雜著

慕廬雜稿

慕廬論學集(二)

呂氏春秋校補

世說新語補正

文心雕龍綴補

顏氏家訓斟注

自序

劉子一書，盛行於唐代，太宗之帝範，武后之臣軌，頗多因襲；釋道世之法苑珠林，湛然之輔行記，亦有摘取。惟是書之作者爲誰，迄莫能定。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引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劉子序云：

書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二本袁序，亦云：「或以爲劉勰，或以爲劉孝標」而不及劉歆。宋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本袁序，則並舉劉歆、劉孝標、劉勰。蓋謂是書爲劉歆所作，最不足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清陳鱣簡莊文鈔續編卷一劉子注跋亦有此說。考劉子嘗用阮籍、葛洪之文，兼采魏、晉時僞文子之說，如辯樂篇：「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曼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滑願未寒之服。」阮籍樂論：「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嬋嫋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即劉子所本。從化篇：「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

熱者多也。」抱朴子論僊篇：「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即劉子所本。慎隙篇：「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鄰，明沈津百家類纂本害、利二字互易。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僞文子微明篇：「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即劉子所本，此文又見淮南人間篇，惟劉子與文子最合，實直本於文子。據此，則劉子一書，必出於魏、晉以後矣。且其文體，清秀整飭，與漢人著述迥殊，安得以爲劉歆所作哉！或以爲劉孝標作，亦難置信。四庫提要云：

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據。

陳鱣劉子注跋說同。本傳既無明文，或說之外，更無可徵，此必傳聞之誤矣。

最難明辨者，厥爲劉畫或劉勰，袁孝政定爲劉畫作，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郡齋讀書附志、直齋書錄解題、宋王應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卷十一諸子百家門雜家類皆作劉畫，清于敏中等天祿琳琅書目續編卷五宋本、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明孫鑛本、明沈津百家類纂本、潛菴子彙本、清王灝刻畿輔叢書本、湖北崇文書局彙刻百子全書本所題咸同；明馮惟訥古詩紀前集十注亦稱劉畫。惟據北

齊書及北史劉晝傳，但言其著六合賦、高才不遇傳、帝道、金箱壁言，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三引北史壁作璧，疑是。而不及劉子。近人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第一輯卷三云：

敦煌遺書內有所謂隨身寶者，所記經籍一門，均係當時最通行之書，不啻一部唐人書目答問也。余乃求之卷內，正有「流子劉協注」一則，知必係「劉子劉勰著」矣。

考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劉勰下云「梁朝時才名之士也。著書四卷，名劉子。」此並與袁序所稱「時人謂爲劉勰」者合。新、舊唐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四諸子類並作劉勰，清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卷一宋巾箱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六明覆刻宋本、明程榮漢魏叢書本、清王謨重刻漢魏叢書本亦皆題劉勰；惟據南史及梁書劉勰傳，但言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而不及劉子。則是書果出於何人之手與？夫史傳所記，不無疏略，雖未明言劉晝、劉勰撰是書，亦不足以塙證二子並未撰是書，惟有就是書內容探討分析，或有助於作者之誰屬。四庫提要云：

文心雕龍樂府篇稱「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此書辨樂篇「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齋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甚明。近本仍刻劉勰，殊

爲失考。

陳鱣劉子注跋亦有此說。一人之著述，有時所用故實，來源非一，亦難免抵牾，故提要前說，尚不足以塙證劉子不出於劉勰之手；後說言二子志趣迥殊，一崇佛，一好道，則爲有力之證據。近人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

此書中若清神、防慾、去情、韜光等篇，多黃、老家言，故盧文弨謂其近乎道家，是其歸心道教，不僅見於九流一篇也。書九流篇所謂「道以無爲化世」者，指老、莊言之，是道家，非道教，提要亦誤。

余氏所稱盧說，見抱經堂文集卷十二劉子跋。劉子雖雜采九流百家之說，然其中心思想實爲道家，與呂氏春秋、淮南子相類，故以清神爲第一篇，又繼之以防慾第二，去情第三，韜光第四，皆其驗也。末篇九流，首述道家，正以明其所宗。程榮本首述儒家，而道次之，王謨本、畿輔叢書本並同。蓋由尊儒之故，妄事顛倒，大乖作者之旨。則此書非崇佛之劉勰所作甚明。盧文弨羣書拾補校劉子序云：

今俗間所行本題梁東莞劉勰著，殆以文筆與雕龍相似而傳會也。

又盧氏抱經堂文集劉子跋云：

其文筆豐美，頗似劉彥和。

然詳審二書，頗不相似，雕龍文筆豐美，劉子文筆清秀；雕龍詞義深晦，劉子詞義淺顯；雕龍於陳言故

實多化用，劉子於陳言故實多因襲，此又可證劉子非劉勰所作矣。

北齊書、北史雖不言劉畫作劉子，然有數端，頗堪留意。傳言畫「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又「自謂博物奇才。」劉子中之陳言故實，異聞奇說，援引萬端，非博物奇才，決不能作，此其一；傳言畫「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其爲文古拙，蓋有意矯正當時浮艷之習，劉子正賞篇云：「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其旨亦正相符，此其二；傳言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袁序謂「畫傷己不遇，故作此書。」是高才不遇傳與是畫傷己不遇之意頗合，百家類纂本題辭、子彙本序，並有類此之說。此其三。據此，則劉子似即劉畫所作矣。是書知人、薦賢、因顯、託附、心隱、通塞、遇不遇、正賞、激通、惜時諸篇，皆爲傷己不遇而作。惜時篇末云：「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傳稱畫「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其所以「染意於松煙」，亦正欲行其書於後世耳。故劉子似非劉畫莫屬也。惟是書既爲劉畫所作，何以又多傳爲劉勰？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詩話續集引朝野僉載云：

劉子書，咸以爲劉勰所撰，乃渤海劉晝所製。晝無位，博學有才，□取其名，人莫知也。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引此文□作竊，並云：

然則此書實晝所撰，晝有才無位，積爲時人所輕，故發憤著此，竊用劉彥和之名以行其書，且以避當時之忌諱也。人既莫知，故兩唐志及諸傳本皆題劉勰矣。朝野僉載爲唐張鷟所著。鷟高宗調露時進士，博學有才，且去北齊未遠，其言必有所本，自足取信。（下略。）

案張鷟以劉子爲劉晝作，與袁孝政同。謂晝竊取劉勰之名，余氏深信不疑，岷則以爲不然，傳既稱「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其自尊，自信如此，豈肯竊用人名，以自取堙滅哉？傳謂其制六合賦，呈示魏收、邢子才。其欲取重於時流則有之。此猶劉勰之以文心雕龍取定於沈約也。見南史、梁書劉勰傳。然劉勰之書，大爲沈約所重，劉晝之賦大爲魏、邢所輕，晝既不能得真賞於當時，惟有求知音於後世，若竊取劉勰之名以傳其書，則並身後之名亦不可得矣！晝之愚不致如此。則以劉子爲劉勰作者，亦傳聞之誤。袁序云：「時人莫知，謂爲劉勰。」蓋得其實矣。

或又以劉子爲袁孝政作者。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五十五讀劉子云：

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爲代，播州錄事袁孝政注而序之，「謂劉子名晝，字孔

昭。」而無傳記可憑，或者袁孝政之自爲者耶？

四庫提要云：

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爲此書，而自註之，又恍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

清丁日昌持靜齋書目卷三子部雜家類亦疑是書爲袁孝政僞作。此並妄說也。盧文弨劉子跋云：

宋人黃東發疑爲孝政所自著，余借得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尚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乎？

盧氏羣書拾補新論序有說略同。孫詒讓札迺卷十亦云：

此書所用故實，注多不能得其根柢，或疑此書即袁孝政僞作，殆不然也。

盧、孫之說並是。陳鱣劉子注跋，亦以爲非袁孝政所作。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近人楊明照劉子理惑更詳舉袁注紕繆之例，以證是書之不出於袁氏。袁氏新、舊唐書無傳，其爲何時人，未可塙斷，惟據袁注本涵芬樓影印道藏本、海寧陳氏影印舊合字本，並爲袁注本。避唐諱字推之，如愛民篇：「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理蓋本作治，此避高宗諱也。又云：「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諸人字

蓋本作民，此避太宗諱也。法術篇：「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淮南汜論篇：「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楊明照斟注引。又見文子上禮篇。即此文所本。以代代世，避太宗諱也。又云：「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論理。」新序善謀篇：「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即此文所本。以理代治，避高宗諱也。袁注本諱至高宗，或即高宗時人邪？晚近所發現之巴黎敦煌劉子殘卷，伯目三五六二，不避唐諱，如慎獨篇：「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巴黎敦煌本同作淵，不避高祖諱。從化篇：「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巴黎敦煌本人並作民，不避太宗諱，足證爲唐以前寫本，則袁孝政安得僞作是書哉！然此書雖非袁氏所作，亦偶有唐人（或即袁氏）改竄之痕。如貴農篇：

天子親耕於東郊，后妃躬桑於北郊。

楊明照斟注云：

禮記祭統：「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孔昭謂天子親耕東郊，與禮文異。新唐書禮樂志四：「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東南；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于東郊。』乃耕于東郊。」舊唐書禮儀志四略同。是天子耕東郊，乃